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曺希焜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國葬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橋山衣冠

史記黄帝葬于橋山之南空棺無尸唯劒舄在漢武帝巡朔方還祭黄帝于橋山曰吾聞黄帝不死有塚何也公孫卿對曰黄帝已僊去羣臣葬其衣冠

驪山鳬鶴

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錮三泉周圍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鳬鶴

雀壠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馮霄自丹洲而來能返形變色登木成禽行地為獸又能銜青沙如珠積成壠阜風吹如塵名曰珠丘

虎丘

越絶書吳王闔閭冢發吳郡之士十萬人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澒池六尺黄金珠玉為鳧鴈専諸魚腸之劒在焉葬三日金精

上騰為白虎蹲踞于上因名虎丘

沙丘石槨

莊子狶韋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為靈久矣

武都石鏡

蜀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哀之遣五丁力士于武都山擔土為塚盖地數

畝高七尺上有石厚五寸徑五尺號石鏡表其墓門

不用金銀

漢文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之因其山不起墳自文帝已後皆預作陵

使同丘壠

光武初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體

金箱貯書

漢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名年月後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帝典書中郎将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帝殯時物臣此時著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愴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視茂陵宛然如故庾信賦茂陵之書空聚盖謂此也

玉匣鏤象

西京雜記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有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鎖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鱗之象時謂之蛟龍玉匣後赤眉賊帥樊崇陷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所發有玉匣殮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唯灞陵杜陵獨完按灞杜二陵文宣二帝之陵也

豪傑遷居

文選五陵皆漢帝墓所後遷豪族居之故曰五陵豪五陵謂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

陵昭帝葬平陵此五陵皆在北而文帝葬灞陵宣帝葬杜陵此二陵皆在南不在五陵之數

少年盜發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蕭頴士為揚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州江舟中有二少年熟視頴士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頴士是鄱陽曾孫一時未及詢訪及至岸二子忽負擔去頴士心謂非僊即神也明年頴士北歸止盱眙邑長處有吏獲發塚盜數人皆反接其手束縛甚

固而頴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絏于内因具述曩日舟中事于邑長即令先窮二人須臾款服云嘗開鄱陽王塜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顔色如生年可五十髭鬚斑白僵仆于石榻姿狀正與其人相類

無起寢廟

東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園陵掃地露祭率天下以儉

悉藏圖書

五代梁温韜為耀州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内者悉發之

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跡如新

望子望夫

秦夏太后卜葬令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按望子者莊襄王葬芷陽也望夫者孝文王葬壽陽也

卜年卜世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為擇葬地得吉地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

人不在于地高緯𦵏地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年太子御天下隋其亡乎吾前紿之云卜年二十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石獸

莊陵在丹陽縣東𦵏梁簡文帝也有石獸高丈餘

金牛

郡志齊梁諸陵皆在金牛山中丘埭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唐陸魯望詩地廢金牛絶陵荒石獸稀

日月照臨

東漢中山王傳日月照臨于佳城烟雲變態于神道按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謂之神道

龍鳯盤翥

唐明皇朝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鳯翥之勢復近先陵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得奉

先陵

作為層觀

唐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為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故見之帝泣因為毀觀

累為浮圖

唐德宗徙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宰相

姜公輔諫曰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營壠令累甓為浮圖費甚省約公輔才不足為相自知且罷故賣直售名耳遂下遷為太子左庶子

擅改山林

宋仁宗崩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内侍雷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有何不可第移就上穴我走馬見太后言之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太后

太后曰出與山林使丁謂議可否謂唯唯遂命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詔遣使按視王曾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絶地太后怒誅允恭免謂知鄆州

議易皇堂

宋仁宗崩葬永昭陵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山陵使皆不欲聞而掩之韓琦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茍且掩之後有壞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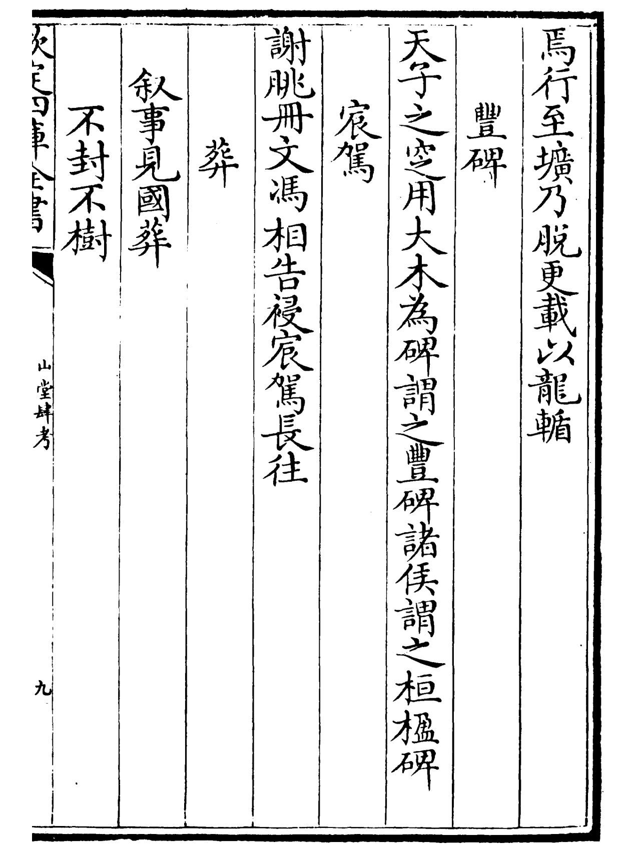
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龍輴以椁

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注云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按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

蜃車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師其屬以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



焉行至壙乃脫更載以龍輴

豐碑

天子之窆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

宸駕

謝朓冊文馮相告祲宸駕長往

葬

叙事見國葬

不封不樹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葢取諸大過

周衣周棺

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

必誠必信

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如慕如疑

檀弓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執引執紼

檀弓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云引引

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一說廟中曰紼在途曰引

畫帷畫荒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注云君諸侯也帷飾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諸侯皆畫為龍故云龍帷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畫帷畫荒皆畫為雲氣也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

明旌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又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明之言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功布

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宫御

棺用功布按㩋蓋也以羽為之故曰羽㩋國車即雜記

輲車輲讀為輇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有輻者別用

木以為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為之也大夫死于道以白

布為輤行至于家而脫輤則載以輲車功布大功之布也

祖載

白虎通祖始也始載柩于庭乘輲車辭祖禰故曰祖載

𨍏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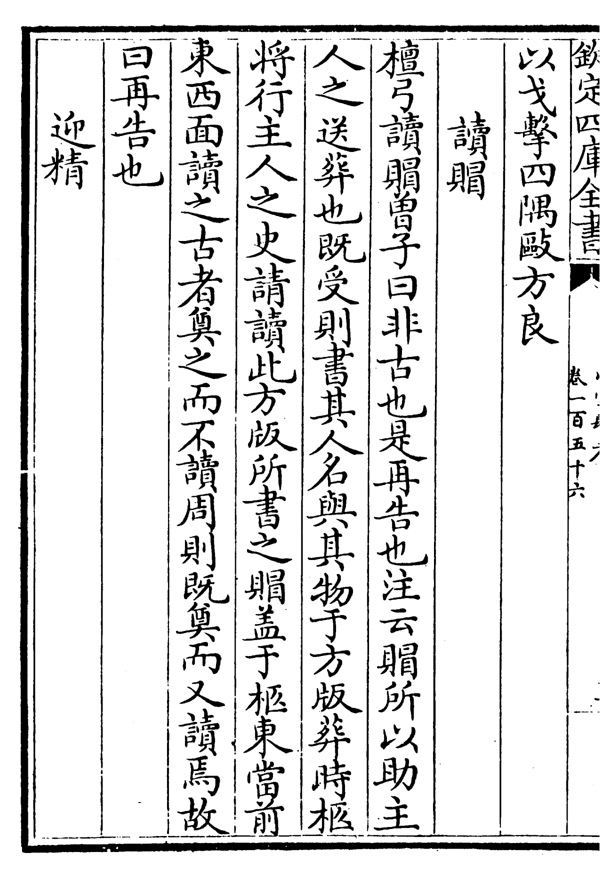
唐張說祭文𨍏車既展祖奠斯聞

芻靈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云塗車以泥為車也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

方相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



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讀賵

檀弓讀賵曽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云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于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蓋于柩東當前東西面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曰再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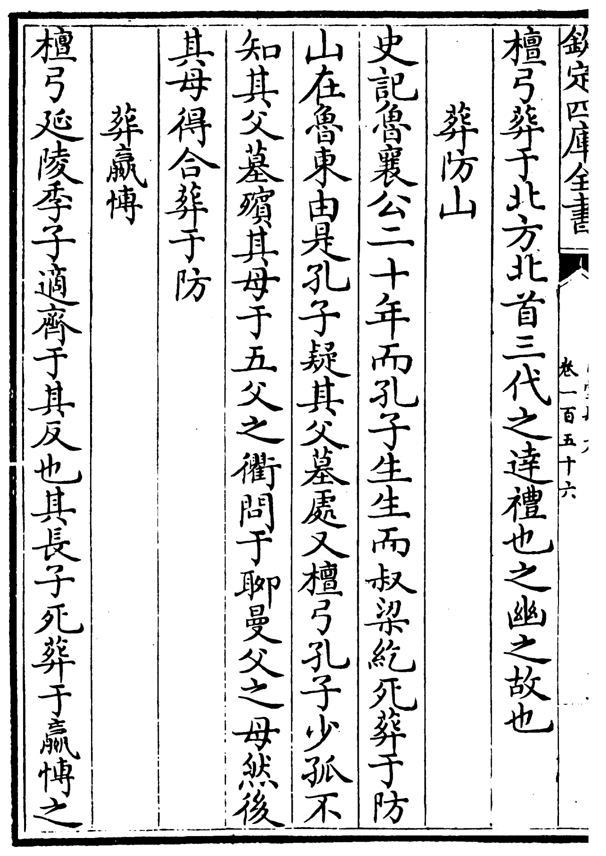
迎精

禮問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盖言既葬則迎精誠而反日中而虞虞猶安也

即遠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云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于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

之幽



檀弓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葬防山

史記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又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殯其母于五父之衢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其母得合葬于防

葬嬴博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弛期更為

吕氏春秋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水

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殆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買道難繼

檀弓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難繼也按子臯即高柴也

屬葬桐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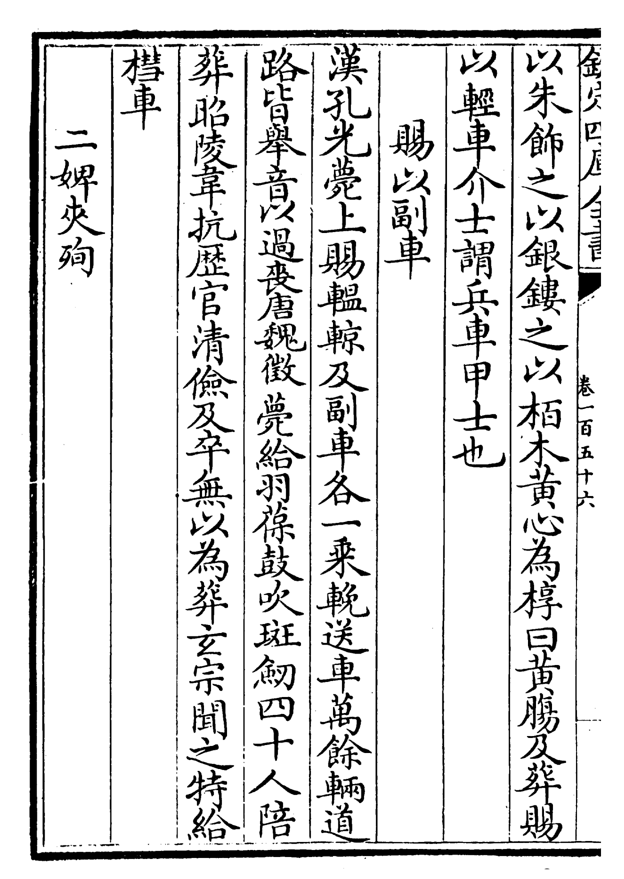
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于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

令葬洛陽

東漢崔瑗臨終命其子寔曰人死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子寔奉遺令葬于洛陽

賜以壽器

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黄腸注云器棺也



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栢木黄心為椁曰黄腸及葬賜以輕車介士謂兵車甲士也

賜以副車

漢孔光薨上賜轀輬及副車各一乘輓送車萬餘輛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唐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韋抗歷官清儉及卒無以為葬玄宗聞之特給槥車

二婢夾殉

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三子為殉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

石椁

檀弓子游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

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玉棺

風俗通漢王喬為葉令天乃下一玉棺于廳前喬謂曰天帝召我乃沐浴寢其中吏民葬于城東土自成墳

乞骸歸葬

漢韋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之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塋

招魂合葬

東漢鄧晨尚世祖妹新野公主後公主遇害及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

葬長殤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注云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

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瘞朽骨

後魏宋世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荆州刺史境内亢旱見發掘古塜骨露骸骨者命收瘞之即澍雨

不用棺椁

東漢盧植字子幹臨終勅其子儉葬於土穴

不設祭祀

漢楊震臨終遺令雜木為棺布單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

欲以反真

漢楊貴字王孫孝武時人家累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毋易吾志其子不忍乃往見其父友人祁侯示以遺令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臝身見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以書曰厚葬誠

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乎

欲令速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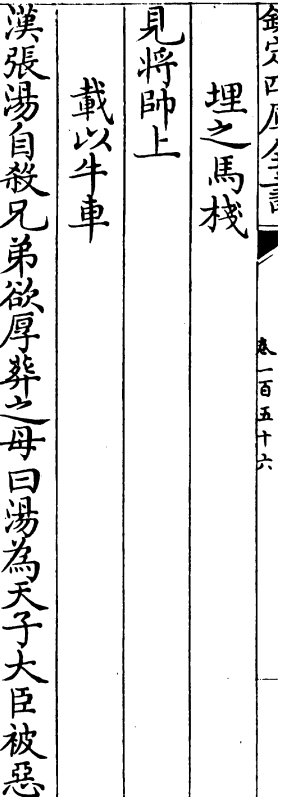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歛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北邙空椁

西京雜記成帝時有安定真者善算術自言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東園畫棺

東漢和帝改殯皇太后父梁松賜東園畫棺玉匣



埋之馬棧

見將帥上

載以牛車

漢張湯自殺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焉乃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葬近烈士

東漢梁鴻與妻孟光隱于吳及病困告主人臯伯通曰我死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葬以要離塚旁要

離烈士伯鸞清高可相近也唐劉禹錫哭呂衡州詩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

葬近神人

六帖魏田豫戒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其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邊豫曰豹履行與我適等死有靈當與我善也

堯典一篇

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

以周棺斂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以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知命焉

孝經一卷

梁元帝金樓子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劒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求也田國讓求葬于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于祭仲塚邊曹子臧求葬于蘧伯玉側梁伯鸞求葬于要離之旁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謹

毋以血膻骨腥為祭也棺椁起自軒轅牆翣製自周室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椁甚無謂也

葬陶家側

吴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取為壺實獲我心

葬洛城旁

東漢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劒而死主簿從事欲持尸歸斂光武憐之命送葬至洛陽賜城旁為

塚其長子壽夢序告曰吾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上許之乃返舊塋

以儉自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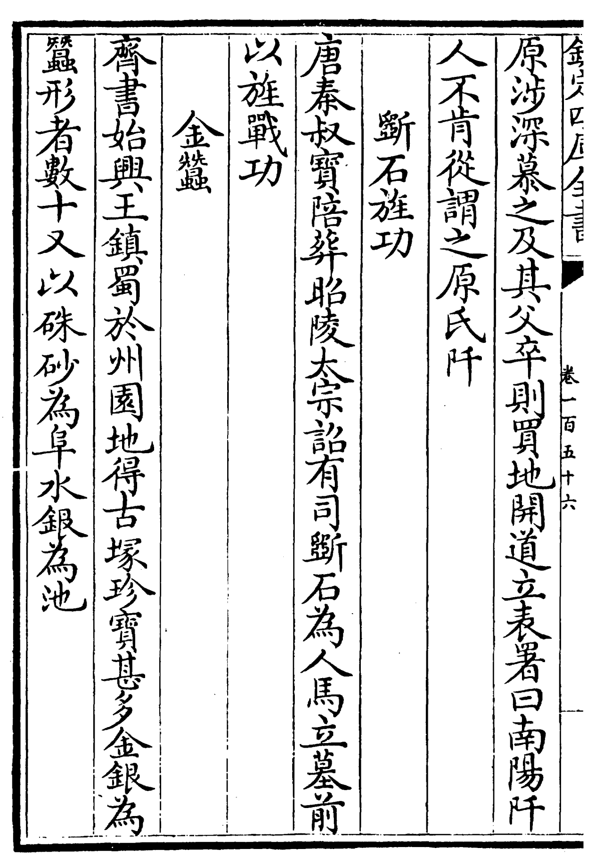
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塚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塚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将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槩聞見録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慁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斵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開道立表

初漢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



原涉深慕之及其父卒則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斵石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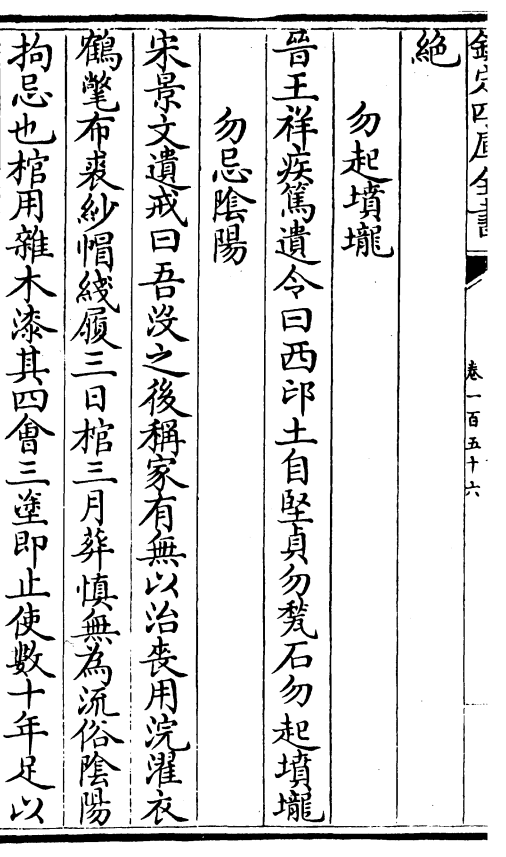
唐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斵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

金蠶

齊書始興王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塜珍寶甚多金銀為蠶形者數十又以硃砂為阜水銀為池

玉魚

唐高宗營長安大明宫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等問故鬼云我是漢楚王戊之太子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得有子葬于此鬼云王起兵時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于宫中後病死葬我于此漢書自遺誤耳今在宫中頗見拘限乞改葬為幸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勑改葬此怪遂



絶

勿起墳壠

晉王祥疾篤遺令曰西卬土自堅貞勿甃石勿起墳壠

勿忌陰陽

宋景文遺戒曰吾没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屨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良二

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為無知也

揹山為葬

唐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于山之東麓

奪山為葬

宋潘兊字悅之吳門人仕裕陵為侍從時郡民朱勔以

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勔護喪歸里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訴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假御史誣之以罪褫潘之職

司馬葬論

司馬温公曰古者雖卜宅卜日盖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之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葬書乃

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嵗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殀賢愚皆繫焉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嵗月不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其葬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夫人之貴賤貧富壽殀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于葬就使皆如葬師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痛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

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椁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椁然金銀珠玉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于陰陽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名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

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又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諸隂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隂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大患而于喪家尤甚今著此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且不必厚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

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伊川葬說

程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𠪚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固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于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有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圖尤非孝子安厝之本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

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戚所奪不為耕犂所及按堪輿家言予平生排衆論而不之信今觀二先生論說真足為世俗拘忌者之針砭而且為我竪一赤幟矣暢哉

挽歌

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田歌

漢高帝時田横死吏不敢哭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以

為挽歌或曰出于田横門人其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于蒿里也一說挽歌之來久矣非始于田横

虞殯

左哀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云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也具含玉亦示必死之意

紼謳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于斥苦注云紼引柩索也斥慢緩

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故

促急之也

鈴唱

檀道鸞續陽秋武陵王晞未敗之四五年中喜為挽歌

自揺大鈴使左右唱和

延年二曲

紀原漢武帝時李延年分薤露蒿里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思道八篇

北史文宣王之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楊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

梁會

司馬彪續漢書大將軍劉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終于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淚

袁遊

裴啓語林袁松出遊好令左右唱挽歌時謂崧道上行殯

自製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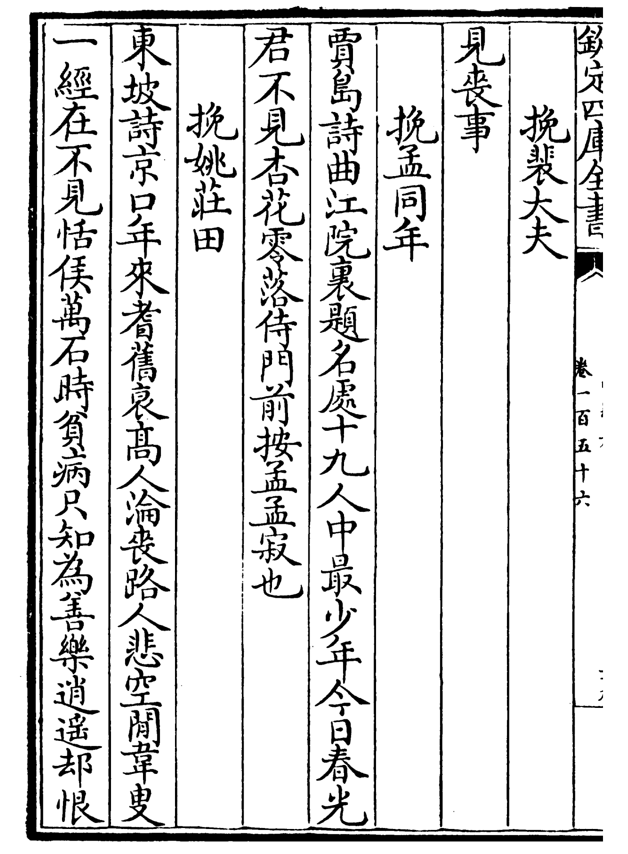
衛國文懿公主帝所素愛及公主薨自製挽歌令羣臣

畢和

詔為挽詞

唐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

令歌之



挽裴大夫

見喪事

挽孟同年

賈島詩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侍門前按孟孟寂也

挽姚莊田

東坡詩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却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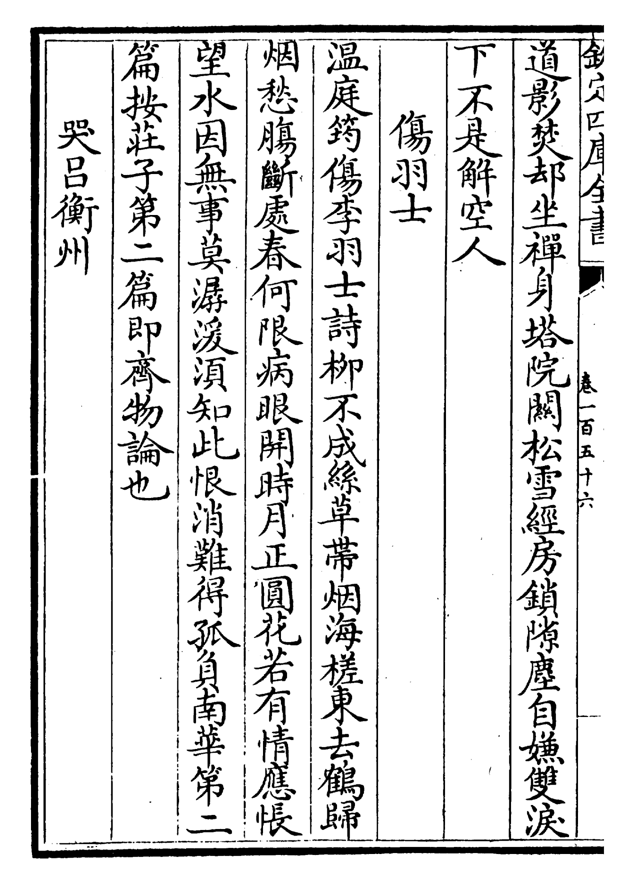
稾官遲七年一别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按漢石慶封恬侯

挽劉夢得

白居易詩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没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哭禪僧

賈島哭栢巖和尚詩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



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觧空人

傷羽士

温庭筠傷李羽士詩柳不成絲草帶烟海槎東去鶴歸烟愁腸斷處春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應悵望水因無事莫潺湲須知此恨消難得孤負南華第二篇按莊子第二篇即齊物論也

哭呂衡州

柳子厚哭吕温詩衡嶽新摧天柱峰士林顦顇泣相逢
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
九原猶記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

哭龎京兆

唐張祜詩楊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
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辟愁眉無復畫扶牀稚
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

挽韓忠獻

王介甫詩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衮繡三朝國有儒奕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挽蘇老泉

歐陽公詩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閲子雲書

挽毅文妻　已下挽婦

東坡詩結縭記初歡同穴欺晚歲擇夫得温嶠生子勝王濟高風雙賔容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隠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疢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淚君文照古今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挽子容母

東坡詩蘓陳甥舅真氷玉正使風流起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凛凛寒松映脩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

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狥國乃吾子三仕何曽知愠喜不須擁笏强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按穆子容母姓陳

夢作挽歌

沈亞之夢為秦穆公女弄玉壻公主死作挽歌應教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墮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宫

代賦挽詞

陳後山為曾南豐作主家十一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陌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寛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卒哭

禮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成事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注云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日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

去喪䘖故曰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者葢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祔于祖父謂告于祖父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

諱新

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諱新注云卒哭而諱其名葢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舍故諱新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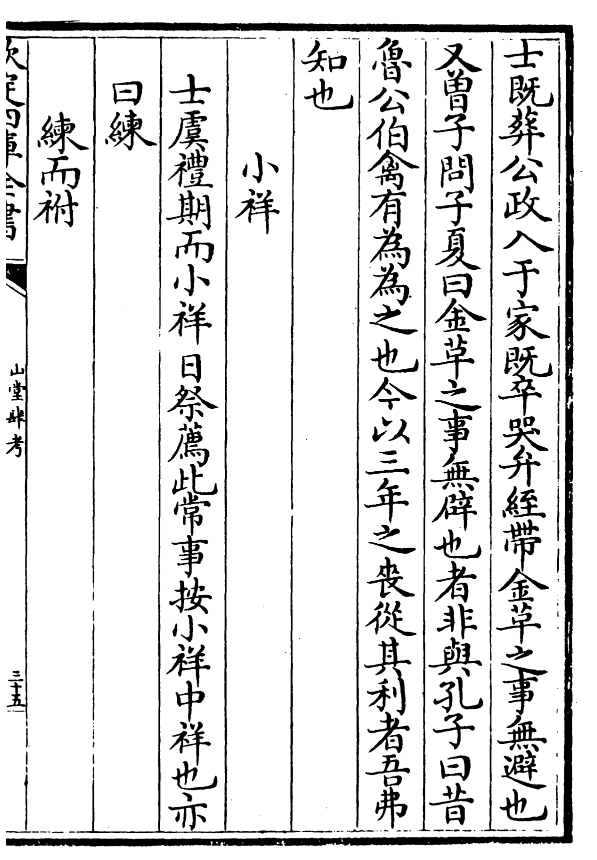
也以其親盡故可以不諱

始從力役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注云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又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飲水不食菜果

不辟食草

禮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又曾子問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小祥

士虞禮期而小祥　曰祭薦此常事按小祥中祥也亦曰練

練而祔

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云孔子善殷之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

練則弔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注云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練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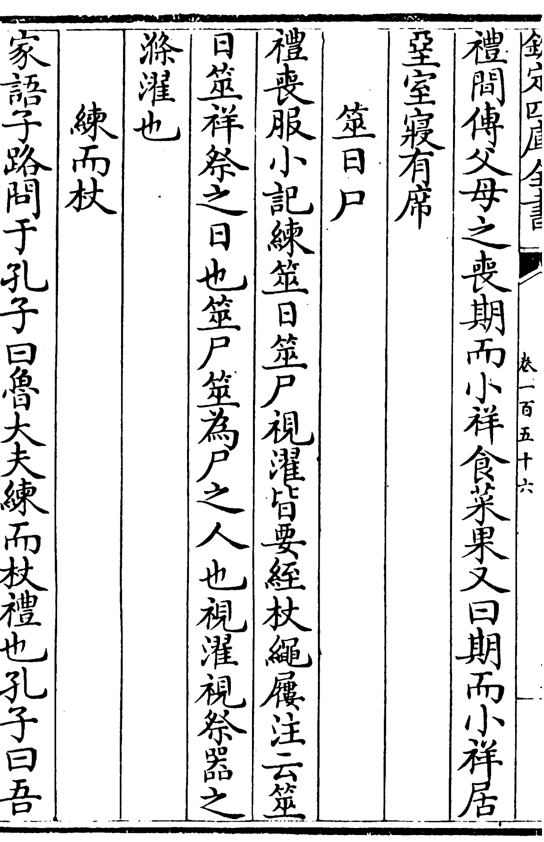
檀弓練練衣黄裏縓緣注云小祥而著練冠練衣者以練為中衣也黄裏者黄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

非正服但叅衰而已縓浅絳色

練冠

禮問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云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食菜果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

筮日尸

禮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注云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

練而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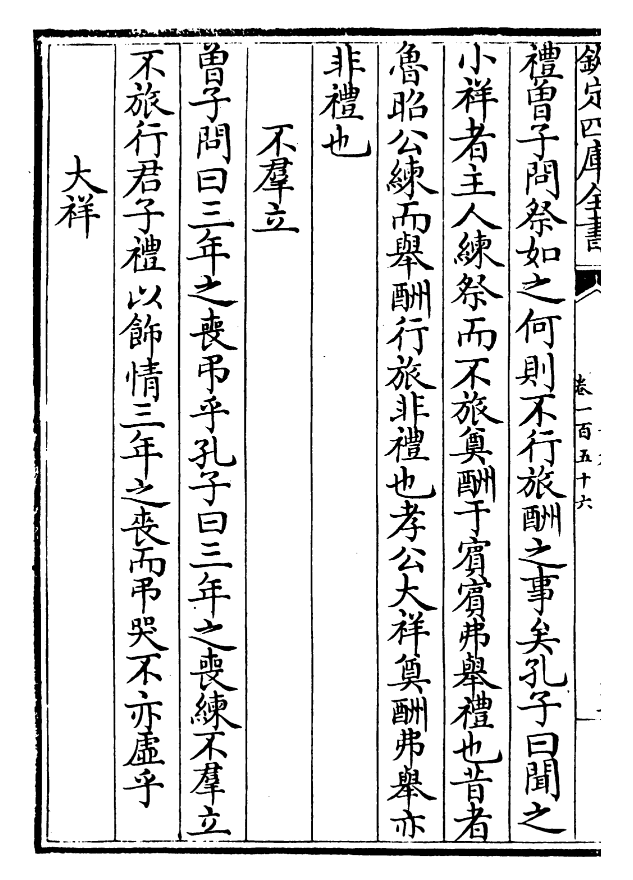
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

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亦
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吾將為子問之遂
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
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
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練而牀

荀子曰魯大夫練而牀孔子曰非禮也

不旅酬



禮曾子問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不羣立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大祥

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月為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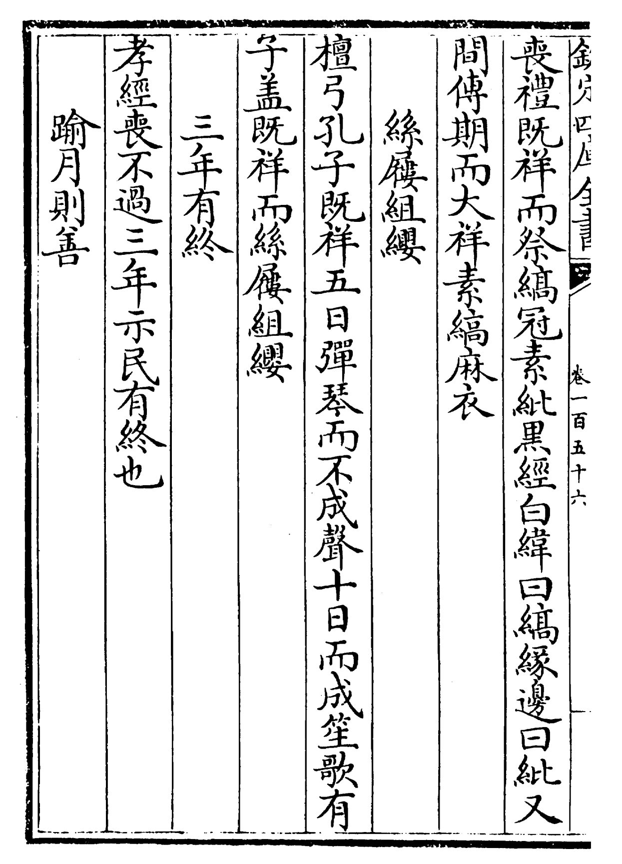
鼓素琴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也注云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

居復寢

間傳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按此復寢謂大祥後復殯宫之寢也

縞冠素紕



喪禮既祥而祭縞冠素紕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又

間傳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絲屨組纓

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

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三年有終

孝經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踰月則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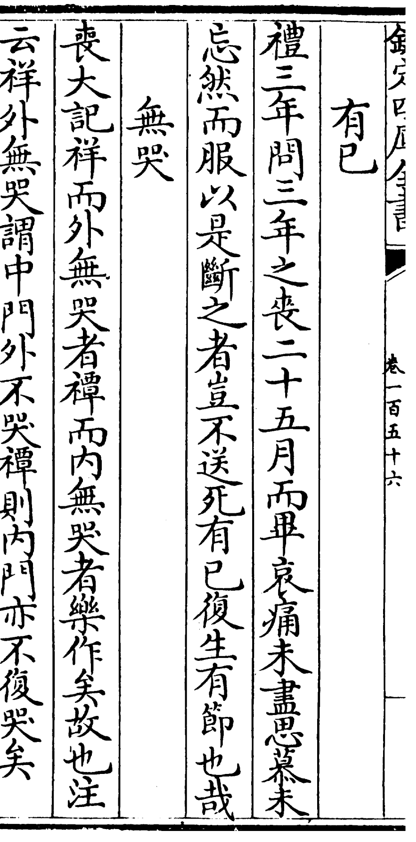
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吉服笠尸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笠尸

彈琴食肉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注云彈琴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有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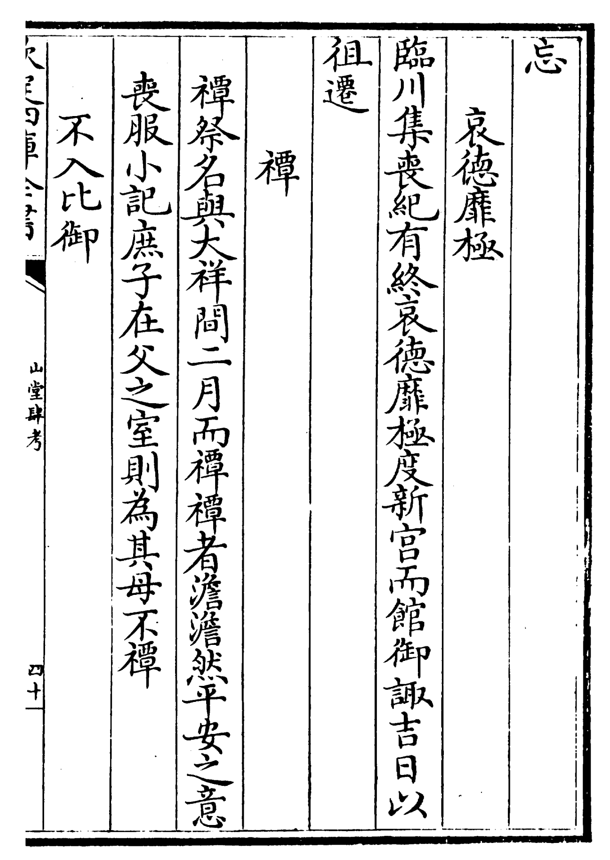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無哭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云祥外無哭謂中門外不哭禫則內門亦不復哭矣

孝思敢忘

六帖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送終之有已豈孝思之敢



忘

哀德靡極

臨川集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以

祖遷

禫

禫祭名與大祥間二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不入比御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注云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又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先飲醴酒

間傳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盖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徙月樂猶言次月即當

用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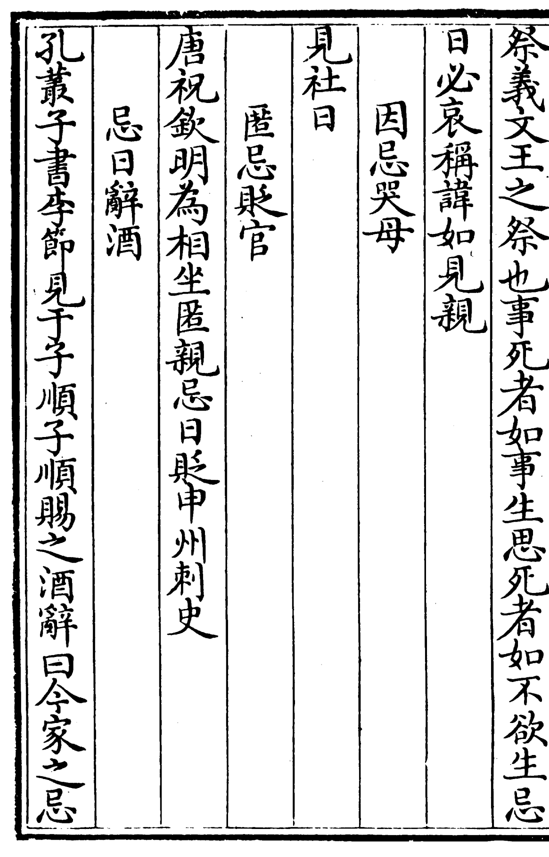
忌日

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云不用不舉事也夫日此日也

忌日不樂

檀弓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忌日必哀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因忌哭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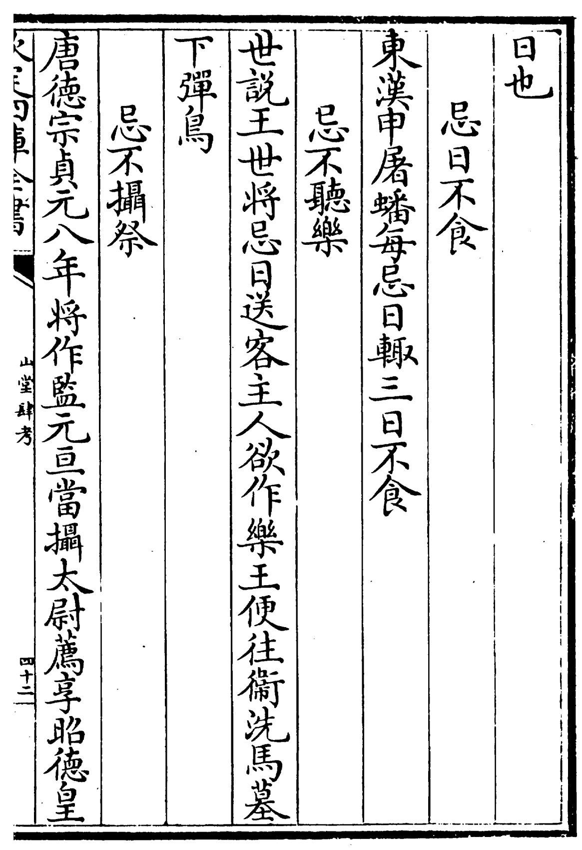
見社日

匿忌貶官

唐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忌日辭酒

孔叢子書李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曰今家之忌



日也

忌日不食

東漢申屠蟠每忌日輙三日不食

忌不聽樂

世説王世将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忌不攝祭

唐徳宗貞元八年将作監元亘當攝太尉薦享昭德皇

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于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士大夫將奉祭于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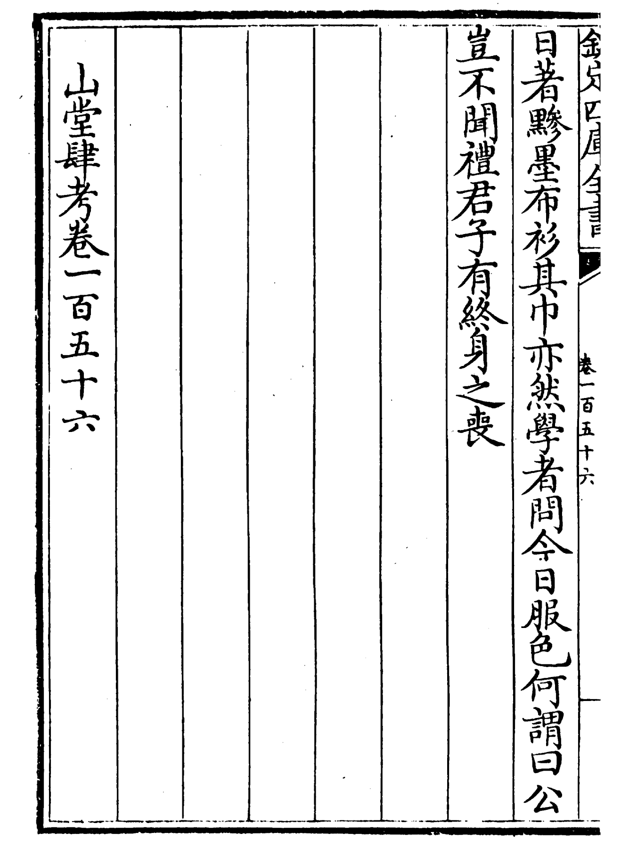
忌日散齋

唐六典凡國忌日兩京大觀寺各散齋諸道士女道士

及僧尼皆集于齋所在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各行香以退若外州縣亦各定一觀一寺以散齋州縣官行香應設齋者蓋八十有一

忌日著衰

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教以俟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又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



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六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總祭

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禬道上之祭為祖潔意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禷祭司命為

祈祭豕先為槽月祭為碎禱雨為雩禱晴為禜

禦災捍患

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勉力崇恩

王充論衡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也修先以崇恩也

不數不疏

禮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甞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莫舉莫廢

禮曲禮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注云廢之莫敢

舉如已毁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已修之壇墠已正之昭穆不敢毁變也

薦腥薦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宗廟有祼巻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

盡物盡志

禮祭統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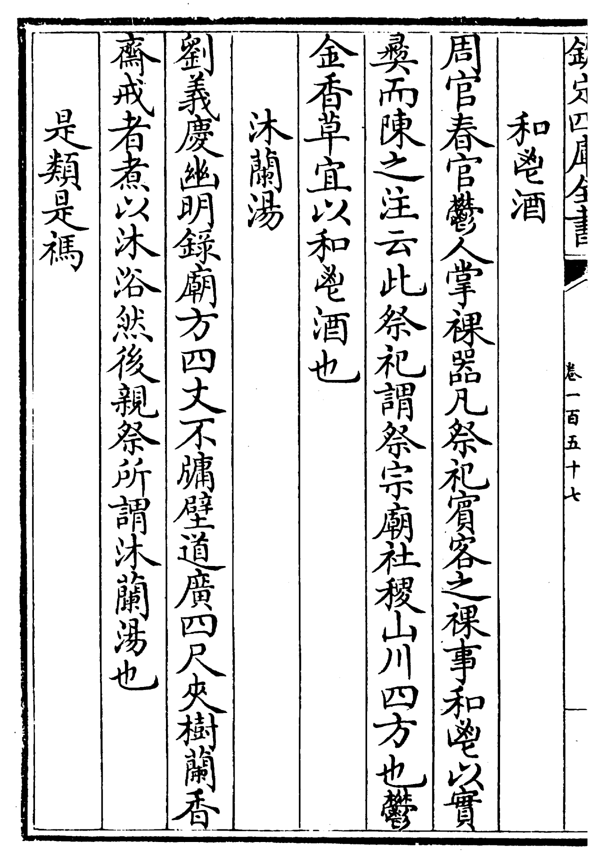
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騂牡

詩小雅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注云騂赤色周所尚也

索牛

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注云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于滌曰肥求得而用之曰索



和鬯酒

周官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鬯以實彞而陳之注云此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也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

沐蘭湯

劉義慶幽明錄廟方四丈不牖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戒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沐蘭湯也

是類是禡

詩大雅是類是禡是致是附注云類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饗帝饗親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

三重

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以增君子之志也注云武宿夜武舞之曲名

十倫

祭統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情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踈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注云倫猶義也

五祀七祀

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注

云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户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境内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至祭法又謂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户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户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考于諸經皆不合

五等三等

宋太祖于歷代帝王制為五等之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品第之間亦有可議如進曹操于成康漢文之列次朱温于景武玄憲之儔不幾于倒置乎于歷代忠臣義士品為三等之制可謂恩義之篤矣但去取之際不無可疑若郭汾陽之忠烈而不録元稹之憸邪而得與不幾于錯亂乎

郊祭

禮經考索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在于國之郊然惟于即位之初而行此禮亦不欲數也何後世則有三歲或一歲而數行焉惟以天子之尊而行此禮亦不可僭也何後世固有諸侯而僭用焉惟主于尊上帝而行此禮亦不可泛也何後世則有變上帝而為六天之說分南郊北郊之議焉由是古人郊祀之禮漠然無定據矣

泰壇泰圻

禮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泰壇即圜丘泰圻即方丘

城南城北

三輔黃圖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

蒼璧黃琮

周禮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注云天色蒼蒼璧以圓象天地

色黄黄琮以方象地東方立春為蒼精之帝故青圭以象春物之初生南方立夏為赤精之帝故赤璋以象夏物之明達西方立秋為白精之帝故白琥以象秋氣之嚴肅北方立冬為黑精之帝故玄璜以象冬物之坯蟄

雲門咸池

周禮大司樂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迎日

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也

配月

禮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
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辛日

郊特牲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注云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
用冬至後辛日也

寅月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建寅月也

定天位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注云天子致尊天之禮
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

則天數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

為田燭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注云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内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者行事之早也

通權火

漢郊祀志上宿郊見通權火注云權火烽火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逺照通于祀所也

三年一郊

秦始皇三年一郊常在十月

三歲一郊

漢武帝初至雍郊見五帝後常以三歲一郊

騂牲 黝牲

冬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祀分陰陽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宗廟則昭陽而穆陰

陽化陰化

隋圜丘在國南七里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方丘在國陰六里每歲夏至祀地祇南郊舞奏黄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

四圭兩圭

冬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云邸本也猶旅邸之邸四面合琢爲一圭以四時本一氣五帝本一天也四圭邸于璧兩圭邸于璋

八陛四陛

漢祭祀志光武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十里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隴蜀平後乃增廣郊

祀以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三十一年初營北郊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明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以高皇后配西面北上

設皇邸

周禮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注云氊案張氊于案也皇邸設鳳羽于版以為屏風

越喪紼

禮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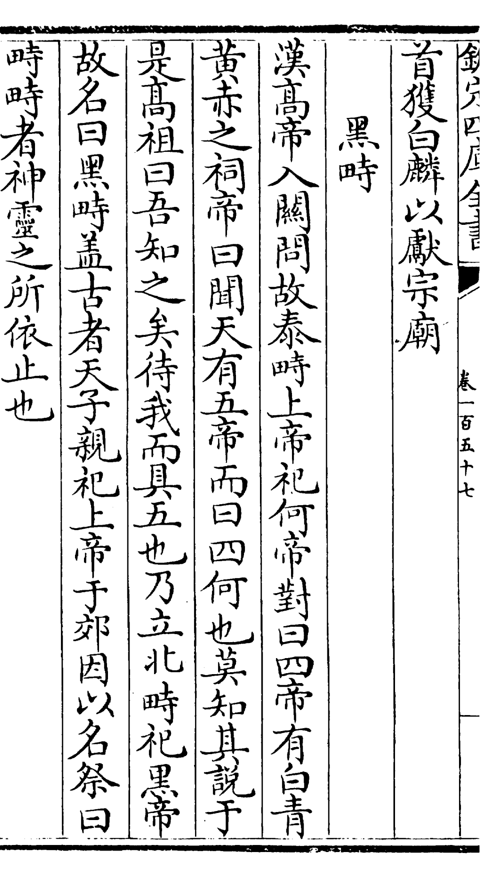
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有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于輴車以備大災喪在內而行祭于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

見黃龍

漢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獲白麟

漢宣帝本始二年詔有司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祭隴



首獲白麟以獻宗廟

黒畤

漢高帝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之祠帝曰聞天有五帝而曰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北畤祀黒帝故名曰黒畤盖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于郊因以名祭曰畤畤者神靈之所依止也

黄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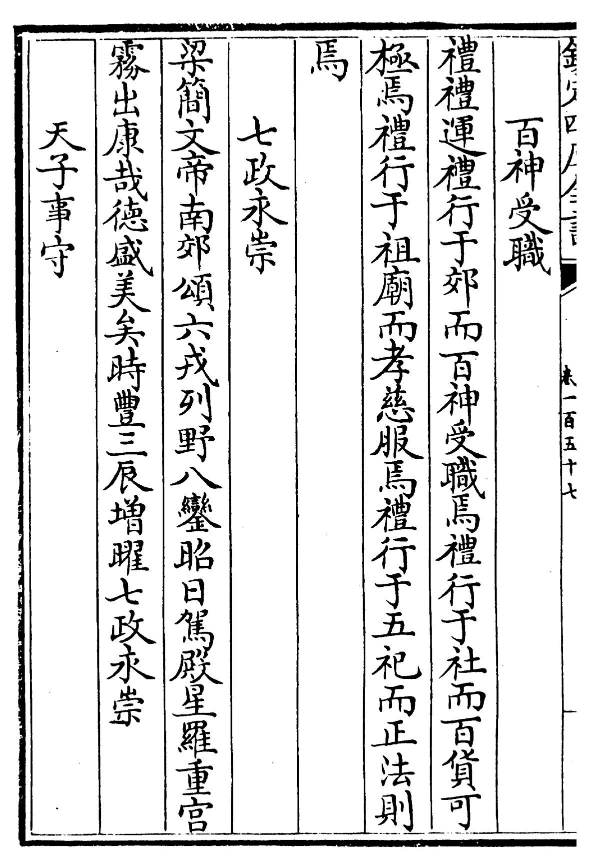
東漢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黄郊道于洛水西橋逢暴風雨導從鹵簿車或發盖百官霑濡而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北郊

降神光

漢永始年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于紫殿

因火數

漢郊祀志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色皆赤注云郊去邑七里因火數也



百神受職

禮禮運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

七政永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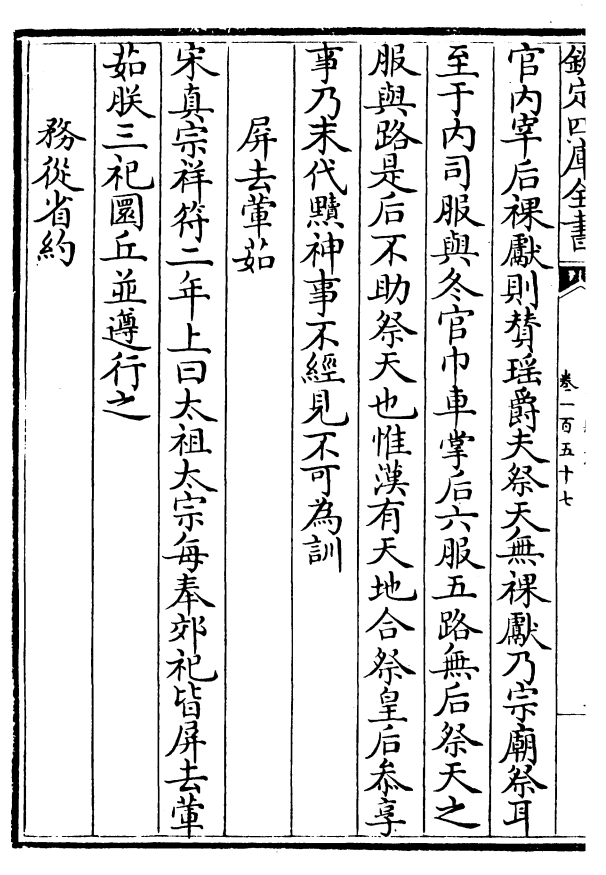
梁簡文帝南郊頌六戎列野八鑾昭日駕厰星羅重宮霧出康哉徳盛美矣時豐三辰增曜七政永崇

天子事守

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皇后亞享

唐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褚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因爭以為郊祀國之大事其折衷莫若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預也又天



官內宰后祼獻則賛瑶爵夫祭天無祼獻乃宗廟祭耳至于內司服與冬官巾車掌后六服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叅享事乃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訓

屏去葷茹

宋真宗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祀皆屏去葷茹朕三祀圜丘並遵行之

務從省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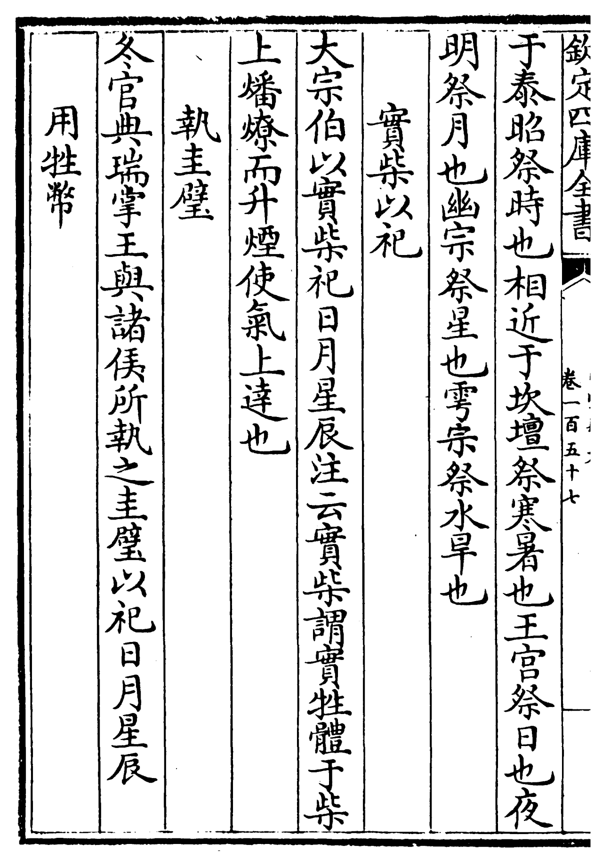
宋孝宗隆興三年詔曰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毋致勞煩仰見祀天之誠養民之心也

祭日月星辰

禮祭法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精意以享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注云禋精意以享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埋少牢



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實柴以祀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

執圭璧

冬官典瑞掌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用牲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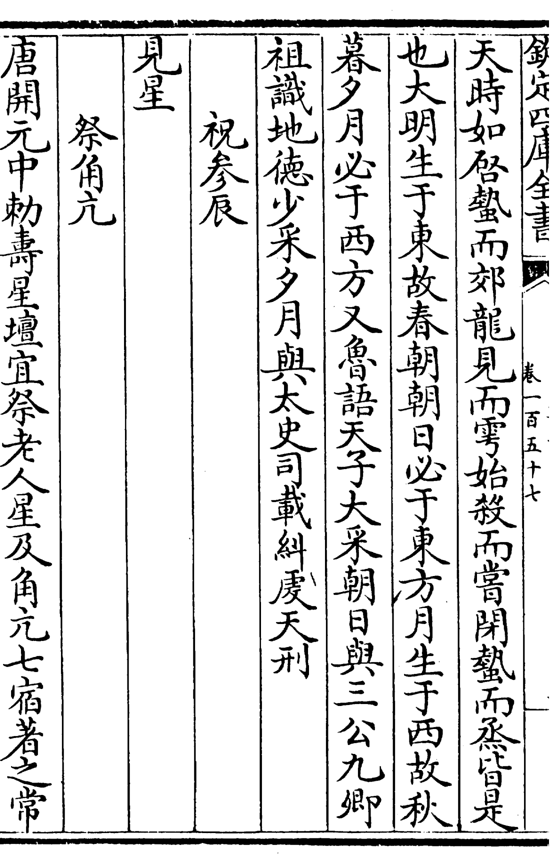
春官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注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

壇坎

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

朝夕

禮器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于日月注云必順



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大明生于東故春朝朝日必于東方月生于西故秋暮夕月必于西方又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祝參辰

見星

祭角亢

唐開元中勑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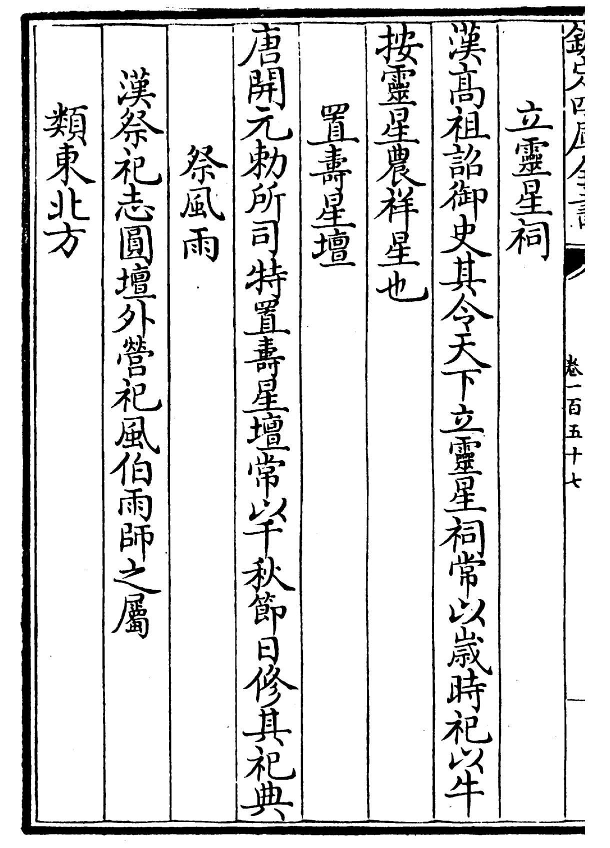
典

祀以槱燎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或曰中能上能月離于箕風必揚沙風師箕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雨師畢也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上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幣以方色

唐祀日月五星之幣各以方色



立靈星祠

漢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按靈星農祥星也

置壽星壇

唐開元勅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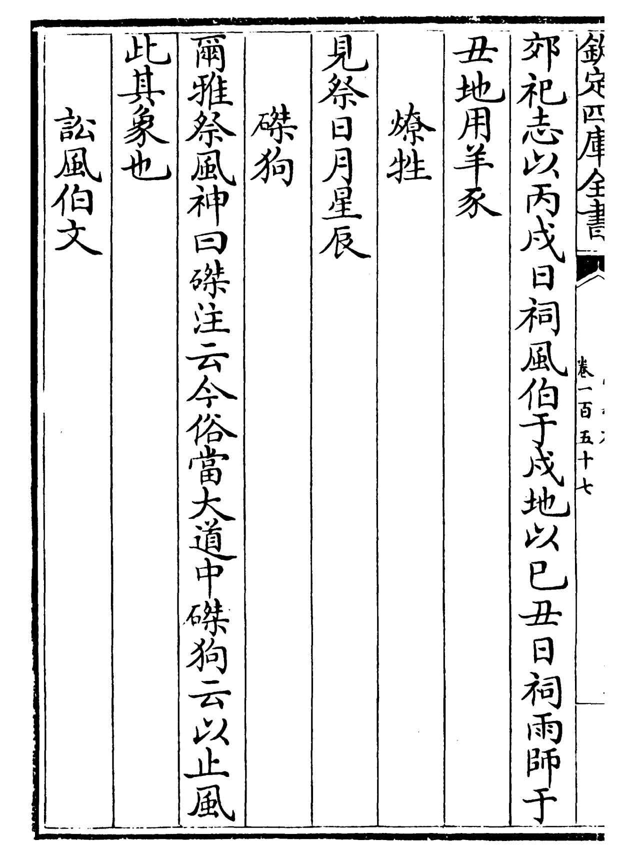
祭風雨

漢祭祀志圓壇外營祀風伯雨師之屬

類東北方

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注云兆為壇之營域四郊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黒帝北黄帝同位于南火生土也四望四鎮五嶽四瀆凡名山大川之在四方皆望而祭之日月星辰四類也日出于東月生于西其類宜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風伯亦宜在于東箕東方之宿也

祠戌丑地



郊祀志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于丑地用羊豕

燎牲

見祭日月星辰

磔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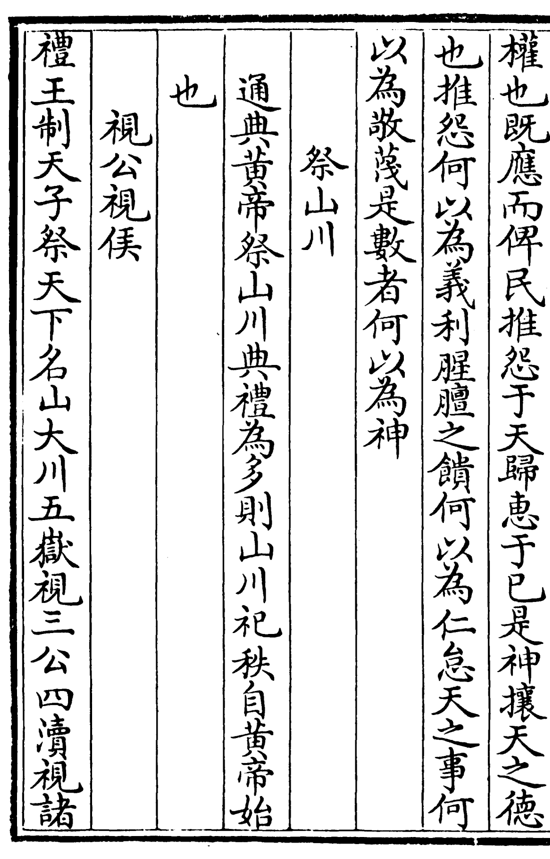
爾雅祭風神曰磔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也

詠風伯文

韓昌黎訟風伯文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

移雨師文

司空圖移雨師文曰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于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後應是神玩天之



權也既應而俾民推怨于天歸惠于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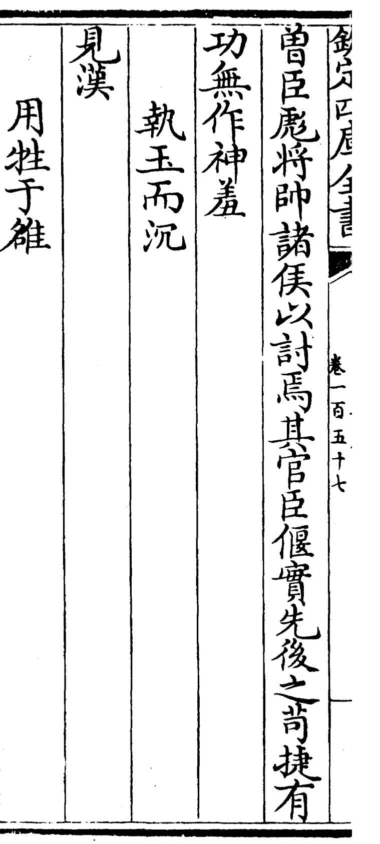
祭山川

通典黄帝祭山川典禮為多則山川祀秩自黄帝始也

視公視侯

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視三公諸侯者視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
於壇於坎
禮經考索祭山林丘陵于四壇也祭川谷水泉于四坎也牲殺不同也圭幣各異也
繫玉而禱
左襄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無作神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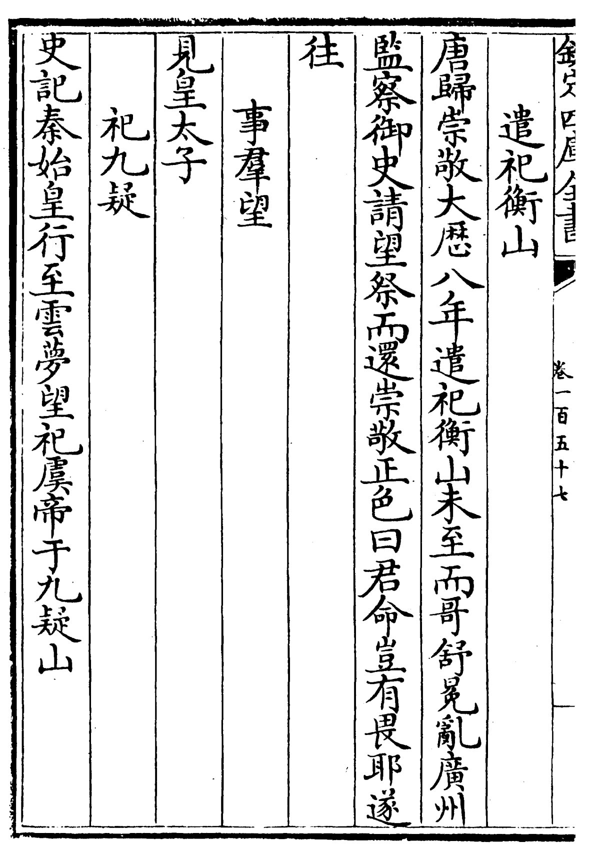
執玉而沉

見漢

用牲于雒

左昭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

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注云有事祭也
雒水名三塗山名
用珪于河
見河
有事桑山
左昭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
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
大矣奪之官邑注云蓺者言當養護山林使之繁殖也



遣祀衡山

唐歸崇敬大歷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請望祭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耶遂往

事羣望

見皇太子

祀九疑

史記秦始皇行至雲夢望祀虞帝于九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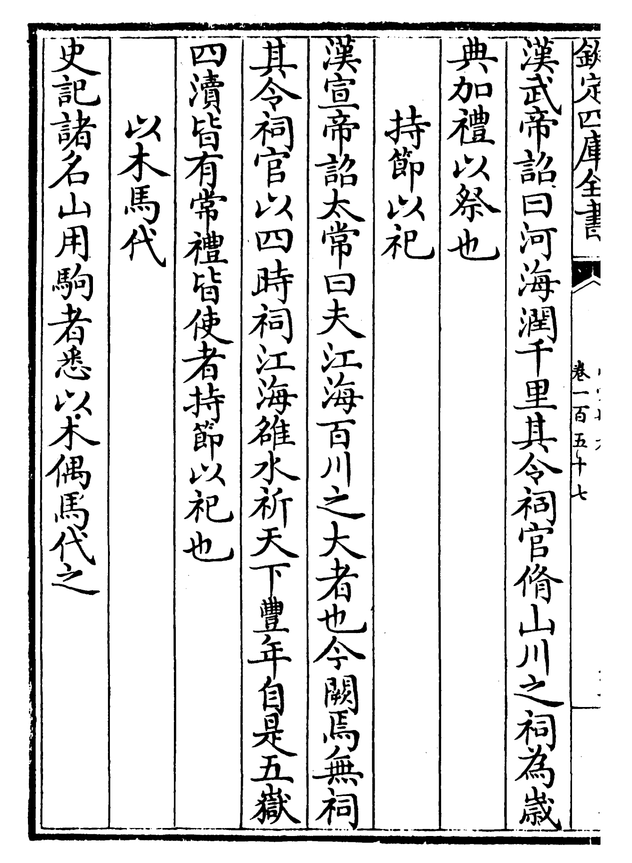
先事配林

禮器魯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晉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先祭百源

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注云山者水之源将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

加禮以祭



漢武帝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

典加禮以祭也

持節以祀

漢宣帝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

其令祠官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天下豐年自是五嶽

四瀆皆有常禮皆使者持節以祀也

以木馬代

史記諸名山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之

以太牢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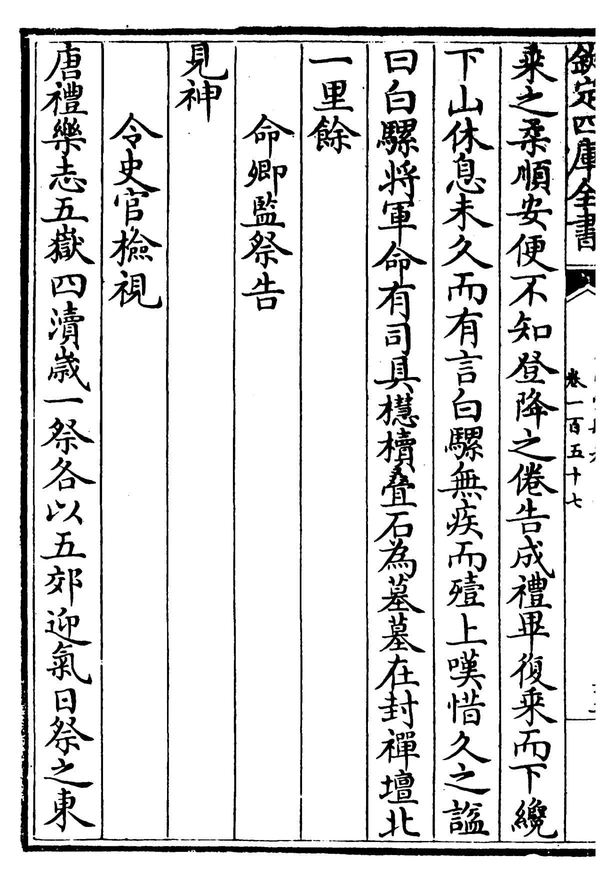
前燕録慕容儁壽光元年常山得璧七十一光色甚異後以為神嶽之命以太牢祠之

乘傳分禱

孔六帖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王璵請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命中人護領

乘騾告成

唐開元記上到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上遂親



乘之柔順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休息未久而有言白騾無疾而殪上嘆惜久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疊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

命卿監祭告

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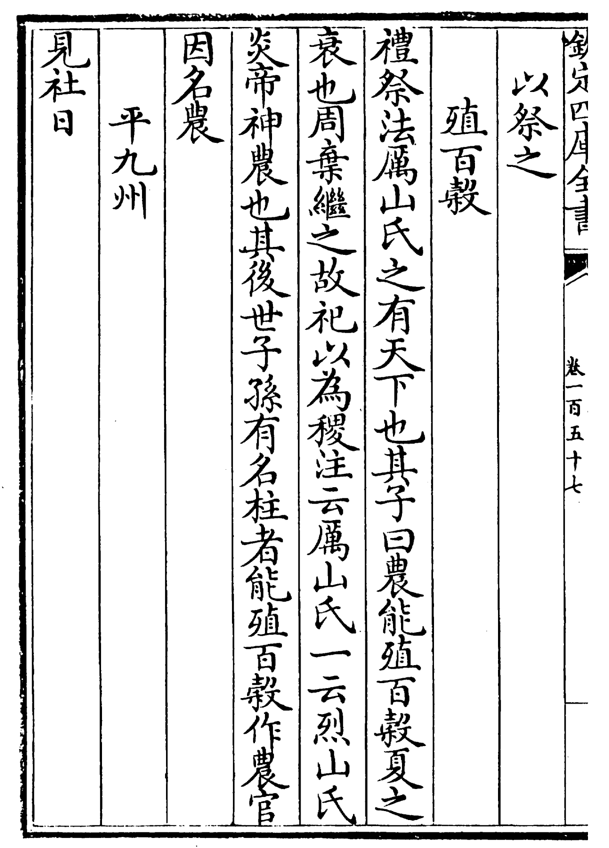
令史官檢視

唐禮樂志五嶽四瀆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

嶽泰山於兖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中嶽嵩山於河南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北嶽常山於定州北鎮醫巫閭於營州東海于萊州淮于唐州南海于廣州江于益州西海及河于同州北海及濟于河南皆令史官檢視

祭社稷 附螺祖 城隍 旗纛 泰厲

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



以祭之

殖百穀

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注云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

平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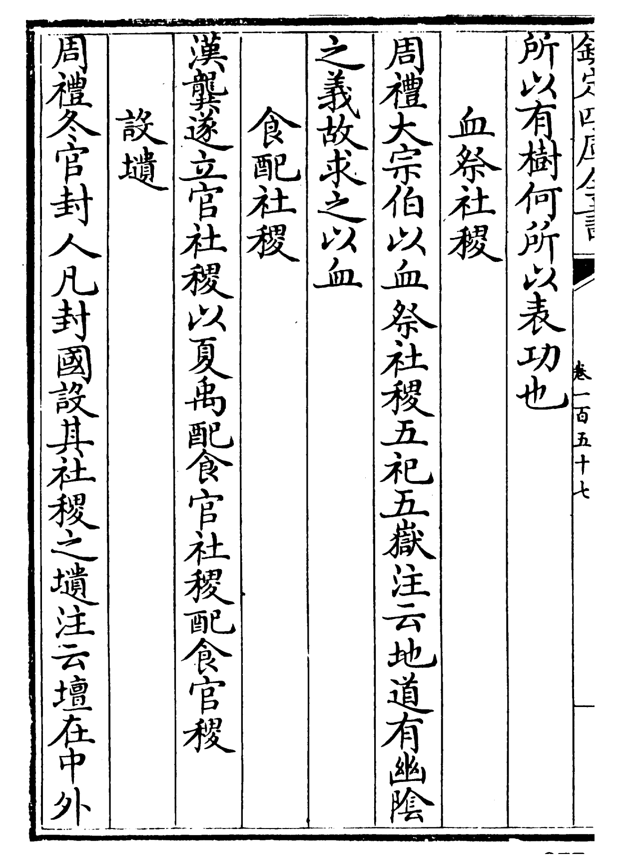
見社日

示本

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示本也注云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與社皆土神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

表功

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地求福報功也社稷



所以有樹何所以表功也

血祭社稷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地道有幽陰之義故求之以血

食配社稷

漢龔遂立官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稷配食官稷

設壝

周禮冬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注云壇在中外

為壝

立祠

郊祀志漢高祖入關或言周興而邑皆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注云有播種功令天下邑皆祠之靈星即龍星也龍星左角曰天田蓋農祥星也

大社大稷

唐通典大唐社稷設于含光門内之右以仲春仲秋二

時戊日祭大社大稷禮神之玉盖用兩圭有邸其牲天子皆太牢諸侯皆少牢皆黝色

帝社帝稷

唐禮志禮官韋叔夏等奏言經無先農壇禮記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埀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惟一神令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者王社之義其祭准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于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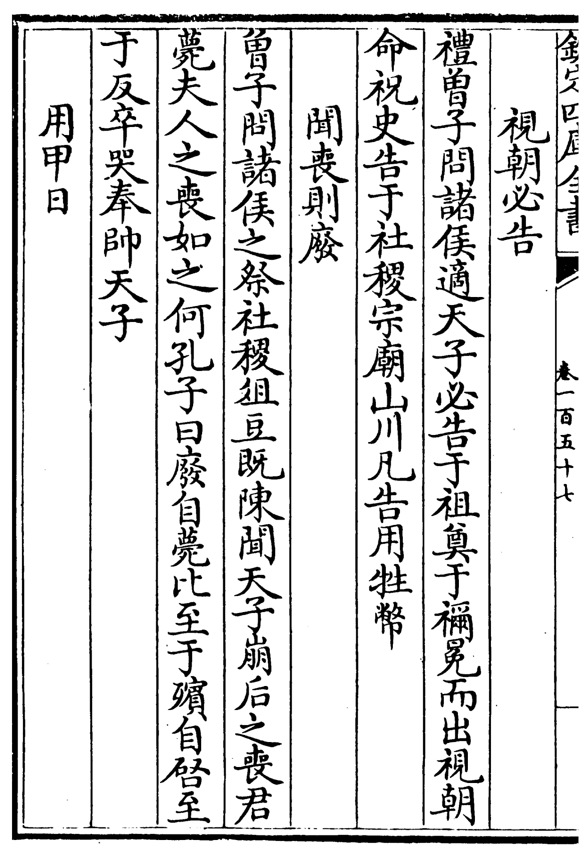
西如大社大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于大社也

受風雨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云薄書作亳

通天地

論衡經藝書傳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不通覽者薄社之類



視朝必告

禮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凡告用牲幣

聞喪則廢

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用甲日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注云甲為十干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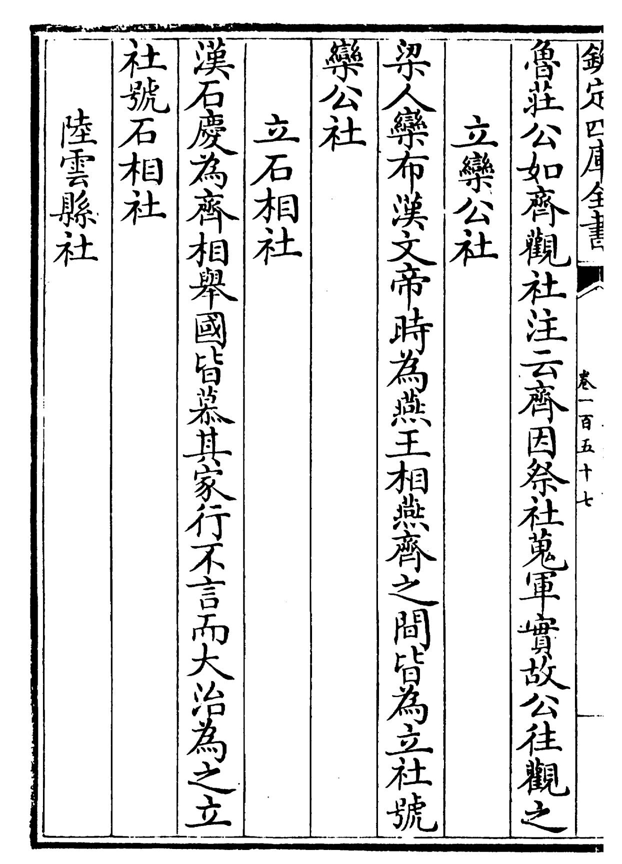
擇元日

見社日

習軍旅

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云誓社誓衆于社也

蒐軍實



魯莊公如齊觀社注云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立欒公社

梁人欒布漢文帝時為燕王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欒公社

立石相社

漢石慶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為之立社號石相社

陸雲縣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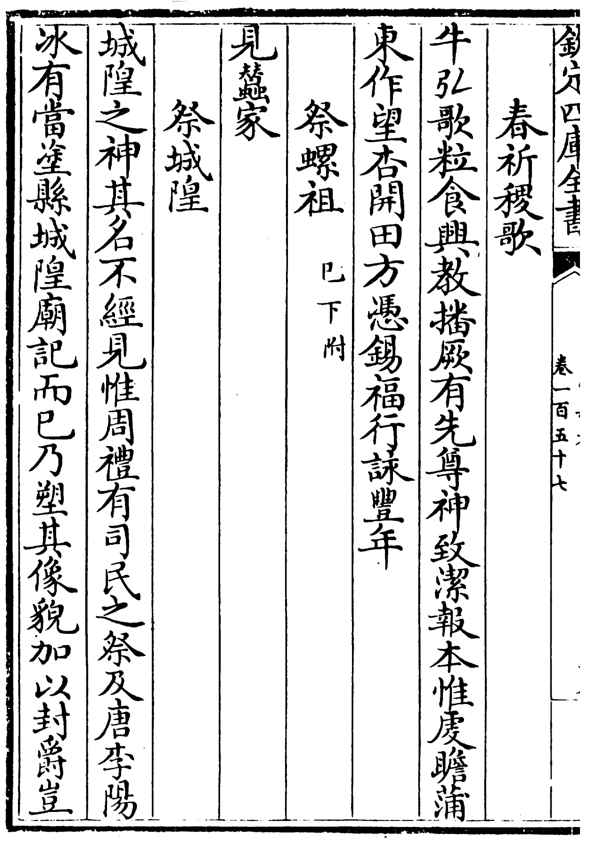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宋登郡社

宋登叔陽為汝陰令號神父遷頴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食于社

春祈社歌

隋牛弘歌厚地闡靈方壇崇祀建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永胥休祉



春祈稷歌

牛弘歌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蒲東作望杏開田方憑錫福行詠豐年

祭螺祖　巳下附見蠶家

祭城隍

城隍之神其名不經見惟周禮有司民之祭及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而巳乃塑其像貌加以封爵豈

所以明神人正名分哉

祭旗纛

旗纛之神軍法之祖也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出征尚有其祭而平時獨闕其祀乎觀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可見矣唐遂建以旗節立以六纛宋則有旗節堂而朔望次日祭之故今有旗纛之祭豈非以兵戎者國家存亡之所繫而不敢輕視其事歟

祭泰厲

宋岳珂曰古帝王諸侯卿大夫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祭之又漢時民家皆祭鄉厲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七